



苏母画像 向以桦 绘制

苏母祠由水下长廊和两层主展厅构成，以司马光所著《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》“勉夫教子底于光大”为主题。水下长廊展示青神“山川秀美，人文荟萃”的历史文化，引出苏母程夫人，主展厅以“为女、为妻、为媳、为母”四重身份诠释程夫人成就“三苏”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。一处处场景、一幅幅图片、一个故事、一段段视频，展示出一场文化盛宴之旅、一次家风浸润之旅。

宁静的水下长廊，图文并茂地展示了青神的前世今生。青神县名的由来，北宋欧阳忞撰《舆地广记》曰：“青神以蚕丛氏青衣而教民农事，民皆神之，立祠以祀，故知北周立县以青神为名。”清顾祖禹撰《读史方舆记要》记载：“青神，以蚕丛氏教民农事，人皆神之。”

蚕丛氏，约出生于公元前800年至700年之间的西周晚期。蚕丛氏部落原为羌人，最早散居于若水（今青衣江）和岷江上游，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、渔、猎生活。蚕丛氏巡游到岷江中游青神一带，但见气候温和，土地肥沃，部族遂定居于此。由于蚕丛氏常常身着青衣，教民农桑，邑人称之为“青衣神”。公元前781年，刚愎自用的周幽王继位，留下了“烽火戏诸侯”和“千金一笑”的典故。蚕丛氏在蜀中率先称王，建立蜀国，以农桑兴邦立国，开创了古蜀国农耕文明，奠定了蜀地千秋鸿业和天府之国的基础。

“毋庸置疑，苏母是‘三苏’崛起的第一功臣！”老邵说。苏母程夫人（1010—1057年）出生于眉州青神县风光秀美的程家嘴瑞草桥畔（今属青神县青竹街道），出身名门，自幼饱读诗书，有礼有节，18岁嫁与苏洵，温柔贤惠、勤俭持家，勉励夫君读书，以身示范教授两个儿子，使苏家三父子在“唐宋八大家”中占有三

风物

浮光静影

□罗薇

入秋后的每一缕晨光，都如岁月给予生命的馈赠，浮影泛金，无言静美。

在这个明媚的清晨，书房的纱帘正映着晨光，也映着贴梗海棠的树影，轻风舞动着纱帘，也摇晃着树影。

拉开这帘子，树影便卷入帘中，却见一束海棠的枝影浮于纱窗。它正像大师勾勒的简笔，寥寥数支，便是触碰心弦的一幕，一明一暗中，挥洒着秋日的神奇。

阳光，不仅养育万物，还呈现万物。它让人们看到自然界的形色，为那些丰富的色彩和多姿的形体而着迷；它还让我们看到自然之物的光影，为那些光影的变幻与摇晃而沉醉。

窗边的这树海棠，在遭遇了2024年盛夏的炙烤后，叶片几乎落光。而这近乎干枯的枝丫，在阳光中投射的枝影，让人看得更加清晰。它将一根根纤细的手指伸向天空，那姿态中，蕴含着一股不屈向上的饱满的生命力，倔强顽强。

影子里，悬挂着一个“太阳瓶”。透明的瓶身在纱窗上映着淡淡的影。虽说形象上与树木不大和谐，但它似栖居于海棠树上的一个生命，却是有趣。

它是我喝过的一个汽水瓶。我给空瓶安装了一个带太阳能光板的瓶盖，瓶盖连着一个小心灯串，灯串塞在瓶肚子里。

瓶子靠着太阳能光板，在白天竭力积攒着能量，当夕阳作别西山，迷离的夕辉中有黛色融入时，它便迫不及待地点亮自己，萤火虫般发出点点微光，在夜晚，绽放它生命旅程中存在的另一个意义——装点其周遭的夜色。

在清晨，我望见过穿林的光，在小树林里的迷雾中，画着笔直的斜线，一条一条，明暗交替着切分着林子的上空。我也曾瞧见过晨光透过窗玻璃，映在白墙上的光影，那水纹状的线条，一缕一缕，弯弯曲曲地荡漾开去。

每个清晨，我都会有新的发现。那些发现，多与阳光雨露有关，与轻风白月有关，也与动植物有关。它们，使我轻松，予我慰藉。

我们所见之物，凡除人类，看似都没有多少情感。虽然动物有情，但没有人类的丰富与深刻；也许植物有，但迄今尚未获得证实；也许光和水、风和月、沙和石也有，但或许它们的情感过于稀薄或过于绵密，如同次声波和超声波，已超越了人类的感知范畴。

这些看似无情或薄情之物，却“养”着我们的眼，“养”着我们的心。它们或如磐石静立千年，或如天空容纳万象，或如植物舒缓人心——无情之中，胜似有情。

拜谒苏母祠

□石维明

在苏母湖边下车时，望着碧绿的湖中小岛和岛上的奇异建筑，我心想，还要乘船过去啊。正东张西望，向导、作家邵永义来了，引领我们通过水下隧道，步入苏母祠。

位于岷江西岸唤鱼公园内的苏母祠，是为了纪念青神才女、苏轼之母程夫人而建。程夫人出生地青神县把岷江之滨风景最好的一片“鱼”形土地建成公园，在“鱼头”位置建设苏母湖，在“鱼眼”位置建设苏母祠。苏母祠于2023年6月8日开馆。游客通过水下隧道进入苏母祠，在声光电多媒体中感受程夫人激励丈夫、抚教子女、涵养良好家风的故事。



苏母祠外景 蒋蓝 摄

席。史学家司马光感其贤淑慧敏，应苏轼之请而写《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》，给予高度评价：“呜呼，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，智能足以齐其家，斯已贤矣；况如夫人，能开发辅导，成就其夫、子，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，非识虑高绝，能如是乎？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，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，今于夫人益见古人之可信也。铭曰：贫不以污其夫之名，富不以为其子之累；知力学，可以显其门，而直道，可以荣于世。勉夫教子，底于光大。寿不充德，福宜施于后嗣。”

我不由得记起在一次茶会上，作家蒋蓝谈到，中国历史上知名的“三母”——孟母、岳母、苏母——孟母、岳母已经演绎得很充分了，而苏母还深藏深闺，不为人知，是时候为苏母树碑立传了！……不久，我们就读到了蒋蓝和邵永义倾力合著的《苏母传》！

历史上，研究“三苏”的文章很多，关于苏母的文字记载却很少，仅有欧阳修、司马光写的墓志铭，苏洵祭妻文，苏轼、苏辙文章中对其夫、子，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，非识虑高绝，能如是乎？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，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，今于夫人益见古人之可信也。铭曰：贫不以污其夫之名，富不以为其子之累；知力学，可以显其门，而直道，可以荣于世。勉夫教子，底于光大。寿不充德，福宜施于后嗣。”

史迹

与大都无城的金沙遗址不同，三星堆不但有城，而且还是大城套小城特殊格局。目前，三星堆古城平面布局已经基本弄清：城邑北依沱江的支流鸭子河，宽阔的马牧河从城内蜿蜒而过，将三星堆古城划分为南、北两部分，北边有宫殿区、手工业作坊区，南边有祭祀区，东、西分别有水门，四面宽厚的城墙拱卫着都城，多座城门和出入城门的道路将都城与周边联系起来。具体而言，西城墙北段（1991年发掘）、月亮湾城墙（1999年发掘）、真武宫城墙（2013年发掘）、青关山城墙（2014年发掘）、月亮湾南墙残存的西段（2015至2016年发掘）的夯土结构完全一致，当系同时修筑，始筑年代均为夏代晚期（三星堆遗址二期偏晚），位置也靠近，可以大致合围成一座西北—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小城，即月亮湾小城（或称“西北小城”），面积将近46万平方米，将月亮湾台地、青关山土台（乃是某大型建筑群的基址，也是在南方地区首次发现的如此大规模的单体建筑基址，仅次于殷墟，呈“亞”字形，疑为宫殿）等包围在内，可能是三星堆的宫城。仓包包城墙、李家院子城墙、马屁股城墙、东城墙北段也可合围成一个小城，即仓包包小城（或称“东北小城”），始筑于商代（三星堆遗址三期），其面积约8.8万平方米。南边的祭祀区（坑），则在三星堆“西南小城”之内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三星堆古城就是蜀都“瞿上城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瞿字上面是两个“目”，比蜀字还多出了一个“目”，显然也跟眼睛紧密相关。宋代最具特色的雅稚（雅即《尔雅》，既是辞书之祖，也是儒家经典）著作《埤雅》云：“雀俛而啄，仰而四顾，所谓瞿也。”鸟雀在地上一边俯首啄食食物，一边警觉地抬头四处打量，这个动作就叫“瞿”。三星堆纵目面具定格的正是双目突出、仰而四顾的一个瞬间状态，只不过这举目瞿视的不是雀鸟，而是蚕丛。因此，我们有理由推衍，“瞿上”之“瞿”也是强调的“纵目”，所不同的在于，“蜀”是一只纵目，“瞿”是一双纵目。二号坑出土了眼形饰5件、眼形器71件、眼泡33件，眼目形符号或纹饰也见于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之上。这些考古实物，似乎亦可旁证瞿上位于三星堆。

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云：“（鱼凫之）后有王曰杜宇，教民务农，一号杜主。时朱提有梁氏女游江源，宇悦之，纳以为妃。移治

采访……

邵永义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，谈到了程夫人的出生地：“东临岷江，南面是从眉山流下的思蒙河，一个半岛，一段旧河床，几条内河，滋润了这一片绿地，也包裹着这一个叫程家嘴的地方。程家嘴，平凡得如同岷江岸边的一粒砂，在岁月的沧海桑田中，几乎要湮灭得无影无踪，而最终被人遗忘。程家嘴，却因为哺育了一位女人，而历经岁月磨洗，在千年后依然闪烁出金子般的光芒，哪怕只是一粒沙金！她是村中程家的小姐，在这片江边的翠竹林里生长，在江滩上阡陌纵横的桑林、稻田间生长，在她父亲耕读传家的家教中读书习文、采桑织锦，嫁到丈夫家后，她叫程夫人。”

我问邵永义，苏母为何称程夫人？邵永义道，“之前我和你有一样的疑问，古代女性嫁人后多随夫姓，但是，司马光、欧阳修为苏母写的墓志铭都称她为‘程夫人’！这是非常罕见的，这是北宋时期对女性最高的尊称。”

程夫人心怀仁爱，恭孝勤俭，嫁入苏家后，其功夫以进、教子以学、持家以富的家庭家教家风，培养他们的品德、情操和气节，成就了

三星堆人的去向

□林赶秋



三星堆青铜神兽

号，化为杜鹃”，似已肇启此说。然而目前并未在遗址内发现大规模的洪水痕迹，似乎可以据此推测，三星堆人的放弃城池、掩埋重器而迁离应该不是由洪水导致的。

最终，三星堆人到底去了哪里？与三星堆文明同期同类且延续时间更久的成都金沙遗址（二者重合的时期为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）的发现，以及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下文“开明位，号曰从帝……开明王自梦廓移，乃徙治成都”云云的启示，个中答案仿佛已不言自明。

当然，正如开明王朝颠覆之后，很多蜀民仍然留在了原地，跟新来的移民逐渐融合一样，三星堆人也并非全盘搬去了成都，有考古证据显示，三星堆城池从新石器时代（距今5000年左右，正与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“蜀之为国，肇于人皇”的时期相当）直到春秋时期皆有人群居住，而且晚至西周早期仍比较繁荣。



Literature&Arts

锦水

08

成都日报



2024年11月26日
星期二

情感

还有很多或许

□黄晨旭

“云彩飘不过你哟，甘巴拉；鸟儿飞不过你哟，甘巴拉……”

在我的青春或是成长荧幕里，充满旋律的故事，占了很大的比例，比如这一支我的恩师谱写的《甘巴拉》，就常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学音乐，我上大学时，业师是藏族音乐家、作曲教授昌英中。与老师共度课堂生涯的那几年，他总是以他那细腻入微的批改，让我理解每一个音符背后的隐喻和密码。当然，除了音乐的密码，其实很多生活的密码，也是老师带领我解锁的，这些密码相互交织，比如我曾一面听老师为方言剧《下课了，要雄起》谱写的音乐，一面感受老师与那段音乐高度契合的真性情，这为我留下了很多“或许”。

老师是一位性格豪迈、热爱生活的艺术家，他的生活中似乎总离不开两样东西，一样是酒，一样是“江湖菜”——比如泡椒猪肝。逢年过节，在九眼桥附近不奢侈的家常菜馆子，总能见到他与三两好友举杯畅饮，那份对艺术与生活的热爱与不羁，让人心生敬仰。说幽默一点，他对泡椒猪肝、肝腰合炒这类菜的偏爱，似乎也是他性格的一种象征——热烈而直接，对学生也只叮咛些碎片般的肺腑之言。

当然，长期的饮酒也让他不得不面对肝脏的挑战，我发现，赶黄草成了他日常不可或缺的伴侣，一杯清茶，几缕草药香，是他对热烈的一种妥协与坚持。

师母是《成都日报》社退休的编辑，她的文字质朴而有力，往往只有她的劝诫，才会让老师少喝酒。当然，她向我说过的那些言语，自然也分外有力。

有年春节前夕，我满怀感激带着礼物去拜访老师夫妇，我的老师不善言辞，但师母的谢绝来得很“陡”：“你真的不要客气，我们硬是，简直哦，从来不收学生的一分一厘。”她的眼眸里，写满了热爱事业或是教育的纯粹与高尚。

类似的“碰壁”经历，在后来的日子里时有发生。无论端午、中秋，老师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我去拜节，甚至幽默地打趣道：“哎呀，我是藏族人，不兴……”这些话总是让我感佩又无奈。

又一个春节前夕，我得知老师外出，便带着赶黄草敲响了他老师家的门。师母开门时的惊讶与随后的笑容，仿佛是对我这份“小聪明”的一种宽容与理解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我的心意，老师与师母是懂的。

毕业后，老师和我，以及他的几个学生一起吃了饭，但师母没来。当真的要离开这片街区时，我提出请老师夫妇吃顿饭，以表谢意，依旧被老师婉拒。但老师予我的，又岂是一顿饭所能承载。

离开校园后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我好像再也没有回去过。一些点点滴滴的小事，我还是会与老师分享。而老师的回忆，总是那样火爆或精悍，要么一个字，要么两三个字。久了，有一次，他破天荒地回复了五个字——“常回家看看”。那一瞬间，我好像端一份泡椒猪肝就住他的琴房跑，但是，寒冷却下来我也跑不回那段距离，或许他还会打趣：“这猪肝炒老了……”

如今，每每回想，心中还是会泛起锦江微澜似的光影涟漪。我欠老师夫妇的，或许是一份猪肝，或许是一盒赶黄草，但更多的是那份无法用物质衡量的纯粹之情。

生活还在继续，如同那些未完成的旋律，永远匍匐在记忆的枝头，等待着更多的“或许”来填补，还有很多或许。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主编：蒲薇 责任编辑：蒋蓝 美术编辑：钟辉